

毛云尔温情动物小说

军犬烈焰

毛云尔
著

冰心儿童文学奖
张天翼儿童文学奖得主
原创口碑之作

军犬烈焰被剔除出编制后，
它已经不再是一条真正意义上的军犬了。
它依然坚持着每天的例行巡逻。
在烈焰的心里，
责任和荣誉感比身份重要一百倍。

CS

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
HUNAN JUVENILE & CHILDREN'S PUBLISHING HOUSE

毛云尔温情动物小说

军犬烈焰

毛云尔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军犬烈焰 / 毛云尔著. — 长沙: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8.2

(毛云尔温情动物小说)

ISBN 978-7-5562-3599-5

I. ①军… II. ①毛… III. ①儿童小说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306548 号

JUNQUAN LIEYAN

军犬烈焰

总策划: 吴双英

策划编辑: 聂欣 周倩倩

责任编辑: 周倩倩

装帧设计: 陈筠

版式设计: 智慧树工作室 

插图绘制: 袁春磊

特约校对: 百愚文化 王晓

质量总监: 阳梅

出版人: 胡坚

出版发行: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
地址: 湖南省长沙市晚报大道 89 号 邮编: 410016

电话: 0731-82196340 82196341 (销售部) 82196313 (总编室)

传真: 0731-82199308 (销售部) 82196330 (综合管理部)

常年法律顾问: 北京长安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 张晓军律师

印刷: 长沙湘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 mm × 1230 mm 1/32

印张: 7

字数: 122 千

版次: 2018 年 2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29.8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质服务承诺: 若发现缺页、错页、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,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。



远处山岗上，那默默注视的眼眸

毛云尔

不知不觉，从事动物小说写作已有十二个年头了。细数一下，出现在我笔下的动物种类逾十种，但是，无一例外，这些动物都是我比较熟悉的。我想，我之所以能够将它们写进我的小说，很大程度就是缘于我对它们的熟悉。这样说来，便有了自我吹嘘的嫌疑，难道我成了对动物全面了解的所谓专家了吗？事实上，我的动物知识十分匮乏。

这种熟悉，建立在对自我的认知上。

在写作的时候，我总是将自己与动物等同起来。换言之，我写动物其实就是写我自己。

还记得写第一篇动物小说的情景。那是2005年初夏，我从寄居的小县城回到了幕阜山腹地，回到了生我养我的那个叫毛源的小村子。村子四周，草木茂密，呈现出初夏的蓬勃景象。这些，无疑又一

次给予我惊喜。但是，这种惊喜很快就被悲伤所替代。就在我蓦地抬头之际，我看见了一匹个头矮小的马。它被拴在一扇朽旧的窗户上，显出一种很痛苦很恐慌的样子，除此之外，从它默默注视着我的那双眼眸里，我还读出了孤独和无奈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这是村子里出现的第一匹马。毫无疑问，这四个头矮小的马，来自很遥远很陌生的某个地方。那个于我来说十分遥远十分陌生的地方，便是这匹马的家乡。

“啊，一匹背井离乡的马！”我在内心里发出这样的慨叹。

直到夜幕降临，这四个头矮小的马还拴在那里。第二天早晨，我看见它在村子里凹凸不平的道路上奔跑。在它身后，有人挥舞着手中的鞭子。我还看见，有人试图爬到它的背上去。这匹马实在太矮小，当人爬到它背上时，它的四条腿都在不停颤抖。它的喉咙里发出低低的哀鸣，那双特别大的眼眸从远处注视着我，里面依然是那种十分孤独十分无奈十分痛苦的神情。那一刻，我有了一种冲动，我想将它解救出来，但最终我放弃了这种努力。

当我后来再次回到村子里的时候，我再也没有看见过这四个头矮小的马的身影。

过去了很长一段时间，我都没有忘记这匹马，没有忘记它从远处投来的目光。内心饱受煎熬的我，不由自主地来了一次“身份置换”。我把自己想象成这匹背井离乡的马。在想象中，我一遍遍体验着它的痛苦与孤独，感受着它的无可奈何。我甚至在内心里发出类似马那样的哀鸣：谁能救救我呢？谁能让我回到朝思暮想的家乡呢？这个时候，泪水总是伴随着内心无声的哀鸣悄悄流淌下来。于是，我写了《一匹叫淖尔的枣红马》。在这篇小说里，几乎没有多少与马有关的动物知识，更多的，是一个叫淖尔的“男孩”，我写了他在残酷生活中的

逆来顺受，他对回不去的故乡的思念，他对未来命运的茫然……

仔细想来，淖尔，又何尝不是我自己呢？！

类似的经历在我的生活中出现过很多次。我记得很小的时候，七八岁的年纪，和一群孩子在田野里疯跑。那是冬天，田野以及田野四周的山坡，一片荒凉。突然，所有奔跑的孩子都停了下来，冻僵了似的，一动不动地伫立在那里。大家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落在前方的山坡上。空空如也的山坡上，不知什么时候出现了一个身影。那是大科动物的身影。寒风吹拂之下，毛发极其凌乱，使它显得瘦削不堪。许久，大家才反应过来，那是一头狼。

那头狼在荒凉的山坡上站立了很久，它一定是被我们这些孩子的喧闹声吸引过来的吧。它久久注视着我们，神情显得犹疑不决。但最终，它缓慢转过身去。在弥漫的夜色中，它的身影在更远的山林里消失了。

它站在山坡上久久注视我们的那一幕，永远烙印在我的脑海里。

我常常想，那头狼为什么要站在那里看一群孩子嬉戏呢？

我想到了我自己。必须承认，我是一个孤独的人。很多时候，我想摆脱掉这种如影随形的孤独感。我想加入到某个群体之中——哪怕那是一片毫不起眼的匍匐在地的野花，我也渴望着和它们一起摇曳。或许那是一头孤独的狼吧，它大概是想加入到嬉戏的孩子中来。在我写作《丛林血狼》三部曲的时候，这个情节时不时浮现在我的脑海中。不知不觉，我就成了其中某头狼。有时，我是那头缺耳朵狼，时时渴望着回到狼群之中；有时，我成了那头在人类驱赶之下走投无路的叫霆的年轻公狼。当我写下它们的孤独时，很大程度上，我就是在抒写内心的孤独。

那么，我是如何沦落到这般孤独的境地的呢？

或者说那些狼，是如何置身在孤独状态之中的呢？

隔阂，肯定是原因之一。

问题是，除了隔阂，还有其他因素吗？

通过这些动物小说，我试图找出其中更多的因素。

有时，我又觉得，那头山坡上的孤狼，它对田野里这群嬉戏的孩子采取的是视而不见的态度。是的，它的目光越过了这些孩子，越过了这片逼仄的田野。它瞭望的是更远处的一个世界。显然，那头狼企图穿越这片现实的田野，然后，抵达它心目中的那个美好世界。

无疑，那是一头内心怀揣着理想的狼。

那是一头向往远方的狼。

而我，和它又是何其相似。

我在这个小小的县城里生活了将近二十年。我从来没有想过，我会在这里生活得如此之久。二十年的时光，使一个翩翩少年改变了容颜，然而，即使如此，我内心里依然存在着说走就走的冲动。《再见，老王家的狗》这篇小说中，那条有着狼的基因的狗，最终在某个醒来的早晨，与这片它生活了许久的山林，不辞而别。《蓝眼》这部小说，写的是草原上的獭。即使是那些其貌不扬的小家伙，它们小小的身体里，也有着日益膨胀的梦想。在梦想的驱使之下，叫蓝眼的年轻雄性獭，黄昏时分，喜欢坐在土丘上眺望，喜欢听一只叫刀疤的流浪獭，讲述远方的故事。

在辽阔的星空下面，蓝眼日复一日，瞭望着那片它从未涉足过的原野。

终于，它成功穿越了有人类居住的“死亡地带”，来到了它向往已久的远方。

有朝一日，囿于现实生活中的我，会不会也像那条狗或者獭一样，

在某个星光璀璨的夜晚，抑或某个睡眼惺忪的早晨，将内心深处说走就走的冲动变成现实呢？

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。

我再讲一个真实的事件。因为我从小生活在山林之中，自然能听到很多动物的故事。村子里，一个老辈人告诉我，有人捉了一只小狐狸，到了夜晚，狐狸妈妈循着气味找了过来，它在村子附近哀嚎不止。听了这个故事，我满耳朵都是那种撕心裂肺的哀嚎声。我想，此时此刻，失去孩子的狐狸妈妈内心里有着怎样的痛苦呢？听老人讲，过去了很久，狐狸妈妈都没有离去。第二年春暖花开时节，怀着一丝侥幸的狐狸妈妈，还来村子里找过一次它的孩子。时至今天，我脑海里还有狐狸妈妈离去时那绝望与落寞的身影。

这个故事，让我有了感同身受的悲伤与痛楚。尤其是1993年和1994年，短短两年内，年幼的外甥、正值中年的舅父，还有我的父亲，先后骤然离开了我，这种失去亲人的撕裂般的痛苦，以及久久无法平复的悲伤，变得更加真切与深刻。

在我的动物小说里，总有悲伤的气息弥漫在字里行间。在《观火狐》这部小说中，我写了一只叫艾美丽的狐狸，它失去了它的孩子，时光没有抚平它内心的悲伤，每隔一段时间，它都要到孩子失踪的小河边坐一会儿。在《最后一枪》这篇小说中，我写了一个狼的家庭，本来，这是一个完整之家，因为一头小狼被猎杀，狼爸、狼妈陷入极度悲伤之中，它们踏上了万劫不复的复仇之路。在《银色的骨笛》里，一只云豹倒在枪口下，与它相爱的另一只云豹踏遍了整个山林去寻找它。那只死去的云豹的骨头，被做成了一把笛子，吹出来的笛音，都是对爱人的眷恋与思念。

写作这些动物小说的时候，我的内心里，时不时有悲伤像泉水

那样奔涌而出。

我写它们的悲伤与痛苦，又何尝不是写我自己的悲伤与痛苦呢？或者说，何尝不是写我们的悲伤与痛苦呢？

回顾这些年来我所写的动物小说，无论在哪一种动物身上，都可以发现我自己的影子。有时候，我十分怀疑自己的这种写作方式。这种用自己的生活经历与内心世界演绎而成的动物小说，能称得上是严格意义上的动物小说吗？很多时候，我又这样安慰自己，我写的根本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动物小说，换言之，我写作的初衷就是在语言建成的城堡里，最为真实地呈现“自我”。

我想这种写作，是能得到人们的认可的。

因为，我在写作的时候，是如此袒露与真诚。我从来没有将我自己当“人”看。我就是那匹孤独无依的马，就是那条内心里奔突着出走冲动的狗，就是那只失去孩子的狐狸和那只失去爱人的苦苦寻找的云豹……

我的脚下，是一片荒凉的山岗。

我默默注视着你们。

我想，总有一天，你们能读懂我的眼神。

然后，放下你们的偏见，放下你们手中的鞭子，以及肆无忌惮的猎枪。



第一章 瞭望塔上的一天 / 1

第二章 母野猪和潜伏的豹子 / 11

第三章 军犬烈焰 / 20

第四章 花斑大婶又做母亲了 / 33

第五章 两个家庭的战争 / 45

第六章 一个叫熙的男孩 / 56



- 第七章 临时联盟 / 66
- 第八章 一个深深的洞穴 / 79
- 第九章 男孩的狗叫金刚 / 91
- 第十章 又见烈焰 / 100
- 第十一章 南辕北辙 / 109
- 第十二章 会飞的“猫” / 121
- 第十三章 探险的金刚 / 133
- 第十四章 金刚和小栗子 / 143
- 第十五章 来自北方的狼 / 154
- 第十六章 致命的烂泥地 / 165
- 第十七章 爷爷的猎枪响了 / 176
- 第十八章 身陷重围 / 188
- 第十九章 草地上开满红色花朵 / 198



第一章 瞭望塔上的一天

当高高的瞭望塔出现在眼前时，新兵杰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。这是一座用粗大铆钉固定下来的木头建筑，十年如一日，矗立在这片被白雪覆盖的土地上。

由于年代久远，铆钉锈迹斑斑，个别地方已经出现松动的迹象。寒风凛冽，新兵杰感到瞭望塔左摇右晃，高处的天空好像也随着瞭望塔晃动，如同海水一样波动起伏。新兵杰的腿肚子不易觉察地颤抖起来。

“要爬上去吗？”他小声问道。

“必须爬上去！明白吗？这可是我们每天的必修课！”

班长神情严肃，一张黝黑干瘦的脸，一个红萝卜一样的大鼻子盘踞在脸上。“呵呵，红鼻子班长！”新兵杰偷



偷在心里给严肃的班长取了这么一个绰号。

身手敏捷的班长扶着旋梯朝高处爬去。

新兵杰立马联想到某种神秘的猫科动物。他不再犹豫，紧随其后。约莫过去了十分钟，两人有惊无险地爬到了瞭望塔的最高处。

眼前顿时豁然开朗。

那宽度不足两公里、绵延数百公里的军事禁区在脚下铺展开来。无数座被白雪覆盖的山峦在其中起伏，越过或稀疏或茂密的树林，依稀可见一条瘦小的河流蜿蜒其中。气温在零度以下，禁区里那唯一的河流仿佛被冻僵，丝毫不感觉不到河水的波动。

进入冬季，禁区总是一副死气沉沉的景象。

新鲜感转瞬即逝，新兵杰不免有些失望。红鼻子班长揣透了他的心理活动，他告诫新兵杰，必须打起精神，时刻留意禁区里发生的一切。

“知道吗？一切！”

从班长郑重其事的语气里，新兵杰感到了肩上责任的重大。

新兵杰从红鼻子班长手里接过望远镜。“正前方，看





见了么？”红鼻子班长在旁边指挥。

禁区的一边，一座几乎一模一样的瞭望塔，出现在新兵杰的视野里。

“那是敌人的瞭望塔吗？”新兵杰的手微微颤抖。

红鼻子班长好像不屑于回答这样超低级的提问，他紧绷着脸，点燃了手中的烟，狠狠抽几口，然后，将白茫茫的烟雾缓缓吐出来。

说实在话，和死气沉沉的禁区相比，新兵杰更喜欢敌方的瞭望塔。

整整一个上午，他都在观察对面瞭望塔上的动静。随着太阳升起，那座摇摇晃晃的瞭望塔也爬上来两个士兵。那个络腮胡子，一副长官模样，而旁边的矮个子士兵，一脸稚气，年纪和新兵杰不相上下。

他也是一个刚入伍不久的新兵吗？他第一次登上瞭望塔时，也感到害怕吗？这样的想法，使新兵杰忍不住笑了起来。

望远镜里，那矮个子士兵也嘿嘿笑了起来。

一定是新兵杰微笑的样子把矮个子士兵逗笑了。

要知道，新兵杰笑起来的时候是很好笑的。他厚厚的嘴唇会噘起来，两个虎牙一览无余，两条又粗又黑的眉毛



紧紧拧在一起，仿佛遇到危险的两只刺猬最大限度地蜷缩成一团——与其说这是笑，不如称之为哭更恰当。

新兵杰不免有些气恼。就在这时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矮个子士兵竟然挥起手来，那股亲热劲就像是见到失散多年的兄弟一样。新兵杰下意识地挺起身子，将手挥动起来。

许久，新兵杰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。

怎么能够擅自和敌方的士兵打交道呢？他诚惶诚恐地瞥了班长一眼。

和刚才一样，红鼻子班长低头狠狠地抽着烟，对新兵杰的“违纪”竟然视而不见。

无疑，这是默许。

新兵杰一边站在瞭望塔上继续观察，一边向矮个子士兵挥手。

好几次，新兵杰看见矮个子士兵张大嘴巴，大声嚷嚷着。

可惜，距离太遥远，新兵杰听不清矮个子士兵在说些什么。

不知不觉，一个白昼就这样过去了。

夜幕开始降临。新兵杰在瞭望塔上的第一天即将画上



句号。这是波澜不惊的一天。新兵杰有一种说不出的轻松。如此看来，军事禁区并不是传说中剑拔弩张和危险重重的地方。

新兵杰拿起望远镜，做最后一次例行观察。

他的目光再次落在敌方的瞭望塔上。他很快捕捉到了矮个子士兵的身影。此时，矮个子士兵正双手扶着旋梯，跟在络腮胡身后走下瞭望塔。每走一步，那朽旧不堪的旋梯都在不停颤抖。隔着两公里的距离，新兵杰感到了旋梯的战栗，甚至隐隐听见了那不堪重负的吱嘎声。

突然，矮个子士兵抬起头，咧开嘴，给新兵杰一个微笑。一丝暖意顿时从新兵杰心头掠过。

一会儿，矮个子士兵和络腮胡的身影从瞭望塔上消失了。

空空如也的瞭望塔，如同一个被遗弃的了无生气的空荡鸟巢。

接下来，新兵杰手中的望远镜漫无目的地在禁区扫来扫去。

就在这时新兵杰发现了军事禁区的异常。

随着夜晚降临，禁区的一切事物，包括高矮不一的山